

台灣社會資本的分佈及其民主效果^{*}

林聰吉^{**} 楊湘齡^{***}

- 一、前言
- 二、社會資本：定義與概念的操作化
- 三、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
- 四、研究問題與資料來源
- 五、台灣民眾社會資本的分佈
- 六、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
- 七、結論

做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二者是否對民主政治產生正面的影響？已成為近年學界所爭論的焦點。本文利用「東亞民主動態調查」實證資料，主要研究問題有二：一、社會資本在我國分佈的情形為何？二、社會資本對民主

* 本研究分析的資料，主要來自胡佛與朱雲漢教授主持的「東亞民主動態調查」，作者衷心感謝該計畫研究團隊慨允提供資料。另外，本文初稿發表於義守大學在 2007 年 9 月 29-30 日舉辦的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制度、治理與秩序」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論文評論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張佑宗教授對本文許多寶貴的意見。最後，作者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指正。

** 林聰吉，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tjlin@mail.tku.edu.tw

***楊湘齡，淡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E-mail：shaingling@gmail.com

投稿日期：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8/第二十六卷第二期/頁 39-81。

政治會產生何種影響？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研究發現，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網絡的受訪者約各占三成與三成七。其次，網絡類型以社會宗教團體與閒話家常所占比例最高，政治團體以及在商業或金錢來往類型居末。另外，在社會信任部分，證據也顯示，台灣人民對一般大眾持不信任與信任的比例，分別約為六成以及四成。至於第二個問題，有關社會資本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則不一。社會網絡數量對內在效能感、政治知識、政治參與具正相關；社會網絡類型則對民主支持度、內在效能感、政治參與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最後，社會信任無論在納入網絡數量或類型的模型中，皆對提昇民主支持度、外在政治效能感有正面助益。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社會信任、民主政治

一、前言

自 1940 年代末期，國民黨政府遷台並實施威權統治以後，島上人民追求民主的行動就前仆後繼。從早期以《自由中國》雜誌社為首的組黨運動，到 1970 年代興起的黨外運動，以至於 1986 年民進黨的成立，這些事件皆標舉出政治精英亟欲掙脫威權統治的努力。歷經數十年的抗爭，政治精英所領導的民主運動終於瓦解了國民黨的政權。但是，民主的轉型並不意味民主的鞏固就此水到渠成，因為後者有賴大眾民主政治文化的落實。職是之故，若把研究焦點從政治精英轉移到一般大眾的層次，可能不失為一個觀察台灣未來民主發展的途徑。

過去許多文獻常將 1987 年戒嚴的解除，視為台灣進入民主化的分水嶺。解嚴在政治上的最大意義，在於人民自此可獲得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當然這一連串開放的措施，也可能為台灣的民間社會注入源頭活水，使得民主政治文化得以生根茁壯。不過，解嚴迄今已歷二十年，威權時代長期在野的民進黨也早已奪得中央執政權，但是政治亂象頻仍卻是許多人對民主台灣深刻的印象。究竟活絡的台灣社會力是島上民主鞏固的助力抑或阻力？實值得吾人深思。本文的目的即嘗試利用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理論，佐以調查資料，去探索台灣民眾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的分佈，並進一步去瞭解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希冀透過此一研究，能初窺民間社會力對我國未來民主鞏固可能產生的影響。

二、社會資本：定義與概念的操作化

社會資本理論在近幾年已廣為學界所引用，目前有關社會資本理論的文獻大抵可依學科不同概分為三大類別：一是以經濟學者為主，把社會資本看作是財務資本與人力資本之外的要素，社會資本不僅與經濟成長環環相扣，也是增進市場競爭力的另一項利基；其次，社會學家認為，社會資本視私人社會網絡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因此擁有社會資本的多寡，乃是決定個人獲取各種資源的重要指標；最後，以政治學家為代表，將社會資本視為是一種保障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存續與否的公共財，主要在探討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尤其著重在社會資本對於維持民主政治體制的作用。由於篇幅有限，本研究將以政治學的角度切入，嘗試瞭解社會資本在台灣此一新興民主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下將先釐清社會資本的定義與概念的操作化，下節則持續文獻的探討，檢閱學界過去對社會資本如何影響民主政治的相關理論與研究發現。

（一）社會資本的定義

社會資本一詞早在 1916 年便為美國女性進步主義者 L. Judson Hanifan 所引用，其認為友善（goodwill）、友誼（fellowship）、同情（sympathy）與社會交往（social intercourse），這些無形的交流比日常生活任何有形的物質對人們更為重要（Putnam and Goss, 2002: 4）。近年來，許多學者已對社會資本理論多所闡釋。Coleman（1988: 98）指出，社會資本產生於行動者間的關係結構，其具體的內容包括團體責任（obligations within a group）、信任（trust）、代間親近

關係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規範 (norms) 等，這些要素皆能協助結構內的個人採取更為有效的行動。至於 Putnam 則是將社會資本概念引進政治學的領域，認為社會資本不再是特定單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而是社會所擁有的公共財。透過社會組織中的網絡、信任或規範，可以協調民眾彼此的行動，促進團體合作，提高社會效率。因此，經濟的發展或者政治的民主是否得以成功，就與該國社會資本累積的程度密不可分 (Putnam, 1993; 1995)。

不同於若干學者強調社會資本對個人的助益，Putnam 則是將社會資本拉高至國家總體層次，探討公民集體行為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此一論點也促使許多學者在定義社會資本概念時，賦予其更積極性的角色。Fukuyama (1999: 43) 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根據誠實、互惠等規範，所建立的合作性社會關係；Brehm 與 Rahn (1997: 999) 指出社會資本是透過公民合作關係所形成的網絡組織，有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能力；Paxton (2002: 256) 認為社會資本是可以使個別或集體生產更加容易的一種資源。由於本文主要研究焦點著重在社會資本的政治角色，因此採取 Putnam (1993: 167) 的定義：「社會資本係指社會組織的特徵 (features)，例如信任、規範與網絡，這些特徵可透過彼此的合作協調，提高社會效率 (efficiency of society)」。

(二) 社會資本概念的測量

社會資本理論最為學界所爭議的部分，可能是其概念如何操作化的問題 (Portes, 1998)。縱使研究主題限縮於探討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學者對於如何測量社會資本仍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例如 Booth 與 Richard (1998) 在研究中美洲社會資本與民主化的案

例中，採用政治知識 (political knowledge) 與人際信任 (interpersonal trust)，以測量一國社會資本累積的程度；Paxton (2002) 利用跨國資料探索社會資本與民主的互動，其使用的主要指標是人際信任；Dowley 與 Silver (2002) 研究過去共產國家中社會資本、種族分歧與民主支持的關係，則以政治興趣 (political interest)、人際信任及自願團體的參與 (voluntary group participation) 為測量社會資本的變項；Ikeda et al. 人 (2003) 研究亞洲社會資本與民主參與，選擇了社會參與 (social participation)、社會信任 (social trust) 及制度信任 (institutional trust)，做為社會資本操作化的變項；王中天 (2002) 以台灣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應為主題，採用人際信任及自願性團體成員的分析來觀察國內社會資本的多寡。

儘管目前學界對社會資本的測量尚無定論，但是綜合過去文獻，大致可將社會資本的測量分為結構 (structural) 與認知 (cognitive) 兩個面向 (Uphoff, 1996)。結構層面主要是指較為外顯、客觀的社會系絡，可以直接觀察；並能藉由群體有意識的行動來進行設計與改進，例如人際間的關係類型、社團參與的模式等。相對地，認知層面比較偏向於主觀、抽象的一般大眾態度，例如人際信任、共同規範與信仰等；因為其反映人們的價值與想法，所以較難改變 (Krishna and Uphoff, 1999; Newton, 1999; Uphoff, 1996; 陳欽春, 2004)。為了便於操作化，過去許多研究皆將結構與認知兩個面向，分別指涉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以及社會信任 (或亦稱為人際信任) 兩類變項 (Norris, 2002; Putnam, 1993)，基此，以下即以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做為本研究測量社會資本的兩項主要指標，其具體的操作化如下：

1. 社會網絡

Putnam (1993) 認為社團生活 (associations life) 是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參加社團可以培養人們更為成熟的溝通技巧與判斷能力。許多學者也指出，社團參與所建立的社會網絡，可以影響社會大眾的公民生活，使傳遞與協調資訊更為容易，進而降低投機主義，提高參與者的互惠與集體利益 (Booth and Richard, 1998: 782; Ikeda et al., 2003: 2)。

社會網絡是透過各種社會關係相互連接所形成，成員之間可直接或藉由間接聯繫，共享彼此的規範與價值。一般而言，社會網絡的建立來自於個人對正式 (formal) 與非正式 (informal) 團體的參與。正式團體有會員資格等明確界限，而非正式團體可能只是因友誼、興趣或者親友、鄰居等關係而產生的非正式聯繫 (Coleman, 1990; Newton, 1999; Putnam, 1993)。過去許多有關社會資本的文獻皆以正式團體為研究標的，主要是因為正式團體的成員身分界定清楚，所以在測量上較為明確。但是近年來非正式團體的影響力也逐漸受到重視。研究指出，與正式團體相較，人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願意花較多時間在非正式團體之中，而且非正式團體更是各種訊息來源的主要管道 (Oberschall, 1993: 24)。此外，非正式網絡在每個人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創造心靈習性 (habits of the heart) 的角色，人們置身於非正式團體，較易滿足個人心理需求，建立成員間彼此和諧與融洽的關係，因此，非正式團體實為孕育社會資本不可忽視的主要場域 (Newton, 1999: 3)。

基於上述，本研究對於社會網絡的測量，將以人們對正式與非正式團體的參與為主。除了參與頻率之外，並將所參與的團體類型也一併納入考量。相異的團體類型可能產生不同的社團生活，當然

也會影響成員彼此的互動與學習過程，因此，團體類型的區分，有助於瞭解參與不同社團類型所可累積的社會資本程度。

2. 社會信任

信任指一種個人的心理狀態，是構成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Putnam, 1993）。Barber（1983）定義信任是人們對彼此的期待；Yamagishi 與 Yamagishi（1994）認為信任是友好的期待與親切的意圖；Fukuyama（1995）指出，信任可以在一個具有行為規範、誠實而合作的群體中產生，信任的存續依賴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則和群體成員的素質。Paxton（1999）則強調信任是個人中真實存在且必要的關係。總而言之，信任是人們日常生活所有活動的重要前提（Ikeda et al., 2003:2; Putnam, 1993: 170; Newton, 2001: 202），其包含對等、互信、互惠等內涵，有信任為基礎的社會關係才能促進人們彼此合作，進而相互交換資源，信任因此也是社會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Norris, 2002）。

有關社會信任的測量，「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所長期採用的題目：「你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還是該格外小心？（Would you say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or that you can't be too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others?）」上述題目所詢問的信任對象是泛指一般陌生的社會大眾，而非已熟識或特定的個人，此類題目的內容已為學界所普遍使用（Booth and Richard, 1998；Dowley and Silver, 2002; Paxton, 2002），本文也將以是項題目來測量台灣民眾社會信任的程度。

三、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

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為何？早期的許多學者即指出，各類社團的參與是培養民主公民文化的最佳途徑之一。Tocqueville（1969）在 *Democracy in America* 一書中主張，民主政治有其危險性，所以除了良善的制度與法治約束之外，鄉鎮自治組織、民間與政治組織的多元與活躍，更能產生社會制衡力量，阻遏政治上的多數暴政。換言之，Tocqueville 認為參與社團可以讓自私的個人成為活躍的公民；自由結社不僅凝聚個人力量，更能培養民眾的參與文化，所以民主國家若沒有結社的傳統，其民主與文明必遭威脅。其後，Almond 與 Verba（1963）認為，經濟的發展與教育的普及固然有助於公民文化的形塑，然而透過社團，個人可以將自己與政治體系有意義地聯結起來，社團成員較非成員明顯擁有良好的公民性格、民主素養及政治意識。Almond 與 Verba 認為，成功的民主政治不僅需要活躍以及理性的公民，更強調公民要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擁有靈通的政治資訊、進而對政治事務發揮影響力。

Putnam（1993）則是將社團參與以及社會信任視為社會資本的要素，並以實證資料證明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Putnam 在針對義大利地方政府的研究中指出，自願性社團的密集網絡，可透過彼此的信任與社會關係，而產生社會資本。具有高水平社會資本的地區，意味民眾可培養個人合作技能與集體責任，加強網絡互惠規範，並能有效地追求共同利益。面對民間的活力，政府也會對民意較為敏感與具反應能力，進而有效提昇民主治理的績效。以具體的案例言之，Putnam 發現，義大利北部城市因市民熱衷參與社團活動，

所以社會充滿合作互信的風氣，地方政府無論是在財政預算的協調，或者社會福利、工農改革等議題的推動，皆較南部地區來得順暢與穩定。Putnam (1995; 2000) 隨後也提出美國為例，說明社會資本在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性。他以 *bowling alone* 一詞隱喻美國社會資本的下降，指出 1980 至 1993 年之間，美國國內打保齡球的人口上升 10%，然而保齡球社團的數目卻下降 40%。此一事例顯示美國人的社團活動正急速降低，人際交往日益冷漠，代表社會資本正逐漸流失。Putnam 認為，此一現象若持續惡化，恐有腐蝕美國傳統公民文化之虞。

綜合上述可知，從形塑個人政治態度與技能，到孕育整體社會的民主文化，公民的社團參與對民主政治有深遠的影響。首先，社團提供場域讓成員相互討論，表達意見，幫助成員獲得參與技能及資源，學習合作、妥協與公共精神。藉由參與社團，可以培養對公共事務的興趣，進而促進人民的政治參與以及廣泛的社會信任，形成信任循環 (Brehm and Rahn, 1997; Foley and Edwards, 1998; Patterson, 1999; Stolle and Rochon, 1998)。其次，社團提供成員與政治系統制度性的聯結，透過團體討論及公共參與，建立民主規範與價值，促使民主政體得以運作順暢 (Stolle and Rochon, 1998; 吳乃德, 2004; 陳欽春, 2004)。

儘管社會資本對民主政治的正面影響受到學者的肯定，但是亦有許多文獻對上述論點提出質疑。若干文獻認為，社團參與縱使有助於培養人際信任，但往往僅限於加強團體成員之間的凝聚力，這種內部的信任是否得以擴及為對團體外部成員，亦即社會上一般陌生大眾的信任，實值得商榷。事實上，已有實證研究指出，社會網絡的參與並未能提高個人的社會信任 (Booth and Richard, 1998;

Knack and Keefer, 1997; 王中天, 2002; 吳乃德, 2004)。其次, 學者也提醒: 並非所有種類的社團生活, 皆有助於培養內部成員具備民主社會的公民文化。有些類型的社團是反社會性的, 例如黑社會幫派等網絡, 其追求的目標並非社會共善 (Foley and Edwards, 1998)。此外, 以宗教、種族、地域等情感凝聚的團體, 雖然成員彼此間凝聚力強, 互信程度高, 但往往對外亦具強烈的排他性, 此類團體的參與對民主政治中所強調各種社會利益妥協與互惠的價值, 反而有負面的影響 (Levi, 1996)。最後, 無論社團的性質如何, 社團的形成是否必然會對民主政治帶來正面的影響? 其實早已受到質疑。Olson (1982) 就已提醒, 自由多元社會中的社團, 往往是追求私利並利用分權制衡的憲政結構進行遊說活動, 時而形成分贓式的政治結盟。從此一觀點思之, 多元社會中社團的興盛, 反而有害於社會的和諧、經濟的發展以及民主的深化。

雖然有關社會資本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尚有爭議, 但是許多文獻還是肯定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 認為社會網絡以及社會信任對於鞏固民主政體具有正面的貢獻。具體言之, 社會資本的累積可以培養人們對民主政體的支持 (Booth and Richard, 1998; Cohen and Rogers, 1992; Dowley and Silver, 2002)、提昇政治效能感 (Erickson and Nosanchuk, 1990; Olsen, 1972; Verba et al., 1995)、增進政治知識 (Ikeda et al., 2003) 以及鼓勵更多的政治參與 (Ikeda et al., 2003;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 Verba and Nie, 1972)。社會資本的上述效果是否也能在台灣的案例中得到證實, 將是本研究所欲探索的焦點。

四、研究問題與資料來源

基於過去文獻的發現，針對我國案例，本文擬探索下列兩個研究問題：（一）台灣民眾社會資本的分佈情形為何？（二）社會資本對民主政治會產生何種影響？研究中所分析的調查資料來自胡佛與朱雲漢教授所主持的「東亞民主化與價值變遷：比較調查」研究計畫，該計畫亦稱為「東亞民主動態調查」（East Asia Barometer, EAB），是項計畫是於 2000 年由教育部所補助的「大學追求卓越計畫」。訪談執行期間為 2001 至 2002 年，以日本、韓國、台灣、蒙古、中國、香港、泰國與菲律賓等東亞八個國家或地區為對象，進行民眾對其國內政治文化、政府體制、政治行為與經濟改革等項目的態度調查。¹本文主要使用該計畫對台灣民眾的面訪部分，其執行時間為 2001 年 6 至 7 月，本研究所採用問卷題目的詳細內容，請參見文末附錄。

五、台灣民眾社會資本的分佈

如前言所述，1987 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無疑是我國邁向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這意味人民長期以來受到箝制的公民權利，自此將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開放提供了社會資本得以孕

1. EAB 在 2003 年 12 月與 South Asia Barometer 整合為 Asian Barometer，以「民主、治理與發展」作為跨國合作研究團隊的核心議題。目前 Asian Barometer 預計納入近二十個亞洲國家，涵蓋全球 48% 的人口，並協同 Global Barometer Survey 計畫，收集與建構全球範圍的民主發展與治理品質指標，資料庫詳細內容可參見東亞民主研究計劃（2007）官方網站。另外，有關 EAB 的調查對象、抽樣方法等，亦請參照該官方網站。

育的溫床。時序進入 21 世紀，歷經二十年的民主化發展，究竟我國民眾社會資本累積的程度為何？本節以下將分別針對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的分佈進行分析。

(一) 台灣民眾的社會網絡

參考過去文獻，本研究將社會網絡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團體兩類：前者係指團體成員具有會員資格等明確身分，後者成員則是因興趣或親友關係而產生的聯誼。表一顯示，台灣有高達七成左右的民眾未參與任何正式團體，而參與一個或多個正式團體者，合計占 29.2%，由此可知，台灣民眾對於正式網絡的參與並不熱絡。此外，62.5%的民眾未參加任何非正式團體，相對地，計有 37.0%的受訪者具參加非正式團體的經驗。相較於對正式團體的參與，台灣民眾在非正式網絡中的人際交往顯然較為頻繁。²

若進一步就參與團體的數量區分，由表一可知，台灣民眾參與正式團體一個、兩個、三個以上的數據分別為 19.6%、6.1%與 3.5%。而非正式團體參與數值皆比正式團體高，其參與一個、兩個、三個以上者，分別為 25.1%、8.2%與 3.7%。Oberschall (1993) 認為，民眾較為熱衷參與非正式團體，乃因非正式團體沒有會員身分與內部章程等限制，人們在自由參與的氛圍中，易於獲得更多的互動與資訊。上述理由也可能是台灣民眾為何偏向參與較多非正式團

2. 如何去解讀上述數據？由跨國資料的比較，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去瞭解台灣民眾社會網絡的多寡。EAB 資料庫中各國加總後平均(不包括中國，因該國問卷並未納入社會資本的相關題組)，未參加與參加正式網絡的民眾分別為 64.0%與 35.2%；至於未參加與參加非正式網絡者則分別為 66.3%、33.5%。由此可知，大抵而言，台灣民眾社會網絡的密度與東亞各國的平均並無太大的差距，在正式團體的參與上少於各國平均，在非正式團體的參與則略高於各國平均。

體的主因。

表一 台灣民眾社會網絡的數量

	%
正式團體	
請問您是否有參加民間的社會團體、職業團體、政治團體或公益組織？	
沒有參加	70.6
參加 1 個	19.6
參加 2 個	6.1
參加 3 個或以上	3.5
非正式團體	
請問您有沒有參加一些私人交往的團體、朋友的圈子，或固定的聚會？	
沒有參加	62.5
參加 1 個	25.1
參加 2 個	8.2
參加 3 個或以上	3.7
樣本數	1,415

資料來源：EAB。

說明：

1. 表中所列的「參加 1 個」、「參加 2 個」與「參加 3 個或以上」，分別由原問卷選項回答參與的受訪者所列舉之團體名稱數量統計而成。
2. 表中並未列出「不知道」、「無意見」、「看情形」、「拒答」等其他選項的百分比。

其次，對於民眾參與團體類型的分析，本文以受訪者回答的第一偏好團體為觀察標的。首先，就正式團體而言，EAB 在原始問卷中將正式團體分成二十五種類型，為了分析之便，本研究根據「人民團體法」第三條，將原問卷中的團體類型，重新歸類簡化為職業、

政治與社會三種團體。不過，相較於前兩種類別，社會團體所涵蓋的組織數目與種類仍過於龐雜，因此再依據內政部所制訂「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之分類標準，依不同屬性將社會團體再細分為社會交流、社會服務與社會宗教團體三種。社會交流團體係指以學術文化、體育、宗親、校友等基於興趣、友誼、地域等因素結合的團體；社會服務團體主要是純粹以計畫性協助，提供民眾服務的組織；社會宗教團體單指宗教性團體，例如教會、寺廟、各類宗教信仰的組織等。綜合上述，本文將原問卷中，正式團體的種類簡化為職業、政治、社會交流、社會服務與社會宗教等五大類。上舉表一已指出，約僅有三成的台灣民眾參加正式團體，表二則進一步列出這三成民眾所參與正式團體的種類。很明顯地，國人對政治團體的參與最少，僅占 8.0%，其次為社會交流團體的 13.0%。至於社會服務團體、職業團體與社會宗教團體三類比率相近，各為 26.0%、26.3%、26.7%。

表二 台灣民眾社會網絡的類型

	%
正式團體	
職業團體	26.3
政治團體	8.0
社會交流團體	13.0
社會服務團體	26.0
社會宗教團體	26.7
樣本數	415
非正式團體	
閒話家常	50.3
參加宗教活動	12.8
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	32.1
商業或金錢來往	4.8
樣本數	523

資料來源：EAB。

說明：

1. 表中所列「職業團體」由原問卷答案中「職業團體」、「農民組織」、「工會」與「產銷合作社」合併而成；「政治團體」由原問卷答案中「候選人後援會」與「政黨或論政團體」合併而成；「社會交流團體」由原問卷答案中「家長會」、「校友會」、「運動或休閒團體」、「文化或學術團體」、「教育性團體」、「宗親會、同鄉會」與「救國團」合併而成；「社會服務團體」由原問卷答案中「社區組織」、「消費者組織」、「志工團體」、「慈善團體」、「社會公益及社會服務團體」、「義警、義消或交通服務大隊」及「婦女會」合併而成；「社會宗教團體」則為原問卷選項的「宗教性團體」。
2. 表中所列「閒話家常」由答案選項中「交誼圈」與「一起話家常談時事」合併而成；「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由「有相同興趣或嗜好」與「一起學習或進修的團體」合併而成；「參加宗教活動」與「商業或金錢來往」分別為答案選項的「一起參加宗教活動」與「在商業活動（或投資）互相來往或在金錢上彼此幫助」。
3. 表列數字並非總樣本數，而是僅計算有參加正式或非正式團體者，百分比亦是以此為基礎計算得出。
4. 表中並未列出回答「其他」團體名稱的百分比。

在非正式團體部分，原問卷將答案選項細分為三十六種類型，爲了簡化資料，本文先依屬性類別分爲六種，再將六種合併成四大類，相關統計結果與分類標準詳見表二說明。從表列可知，在台灣參與非正式團體的三成七民眾之中，以閒話家常比例最高，共占 50.3%，其次是共同興趣嗜好或一起學習進修占 32.1%，參加宗教活動只有 12.8%，商業或金錢來往比例最少，只有 4.8%。閒話家常爲非正式團體裡最頻繁的交往模式，占有超過二分之一的比重，畢竟以同事、朋友、鄰居或親戚等所發展出的交誼圈，有親情或友情爲交流基礎，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彼此聯繫。其次，有相同興趣嗜好或一起學習進修者，在非正式團體中比例也不低，此類型主要基於彼此共通興趣而形成，其交往模式與上述正式網絡中社會交流團體最大的差異，在於是否有加入正式社團，若將兩方數據加以比較，可發現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的非正式團體在人數上，遠多於社會交流團體的參與者，可見沒有正式會員資格約束以及社團規則的交往模式還是較受國人歡迎。值得注意地，一起參加宗教活動在非正式團體中並不突出，相較正式網絡中社會宗教團體參與的數據有大幅差距，由此可知台灣民眾在參與宗教活動上仍以加入正式宗教團體爲主流，私下或非正式的宗教參與所占百分比並不高。而商業或金錢來往此類型在非正式團體中所占比率極少，還不到 5 個百分點，可見國人與親友有金錢往來的聯繫並不多見。

(二) 台灣民眾的社會信任

在瞭解台灣民眾社會網絡分佈的情況後，本文將進一步探索社會資本的第二項要素，亦即社會信任此一心理態度的分佈。如前文已述及，本研究所採用測量社會信任的題目，與「世界價值調查」

中的題目內容類似，以受訪者對一般陌生大眾的信任程度為觀察標的。³表三顯示台灣民眾社會信任的分佈，計有 57.7% 的民眾具不信任傾向，相對地，39.5% 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由此可知超過半數近六成的國人是持負面的社會信任態度。造成此一結果有幾個可能的原因。首先，王中天（2002：16-17）曾對 1984 年至 1996 年間多筆的調查資料進行縱斷面分析，研究發現台灣民眾的社會信任有逐漸下滑的趨勢。作者認為，舊有威權體制崩解後，民主轉型造成各種新舊價值並陳，人們對社會環境與人際關係感到陌生而無所適從，因而自我防衛心態加重，社會信任當然也會隨之降低。其次，Fukuyama（1999：50）曾指出犯罪與社會信任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犯罪是一種對社會規範的逾越，犯罪率的提升不僅代表社會秩序的破壞，社會不穩定性的增高，甚至讓人們產生懷疑，進而不信任他人。此一觀點與國內社會近年的發展趨勢有相符之處。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刑案統計指標，台灣的犯罪率從 1991 年一路升高，到 2001 年突破兩千件後便一直居高不下。⁴治安的敗壞使人們深感安全受到威脅，這可能是多數台灣民眾缺乏社會信任的主因之一。最後，國內經濟的發展造成社會結構的變遷，傳統農業社會緊密的人際網絡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工業社會中人際關係的日益疏離。隨著

3. EAB問卷中另有一個與社會信任有關的題目，其內容為「一般來說，您認為是否其他人總想趁機占你的便宜？還是會公平地對待你？」作者認為此題所測量者與本文所定義的社會信任較為不符，亦鮮少為其他研究所採用。此外本題與本文中所用測量社會信任的題目，二者之間的信度檢定 Cronbach's α 僅為 0.4。因此本研究有關社會信任的測量並未納入此題。另外，作者亦嘗試整理出過去國內學界對社會信任的測量結果，以瞭解社會信任的變遷趨勢。不過，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團隊所執行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等曾對國內民眾社會信任進行長期調查的資料庫，其歷年問卷內容與本研究使用者並不相同，所以亦難以進行跨年比較。

4. 犯罪率指每十萬人口刑案發生數，其資料來源為內政部警政署（2007）。

科技的日新月異，許多過去習以為常的人際交往模式與道德價值不斷受到挑戰，這也可能加深人們彼此的不信任感。⁵

表三 台灣民眾的社會信任

	%
一般來說，您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還是與人來往小心為妙？	
信任	39.5
不信任	57.7
樣本數	1,415

資料來源：EAB。

說明：

1. 表中所列的「信任」及「不信任」，分別為原問卷選項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與「與人來往小心為妙」。
2. 表中並未列出「不知道」、「無意見」、「看情形」、「拒答」等其他選項的百分比。

(三) 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的關係

在瞭解我國社會資本的分佈情形之後，本研究想進一步探究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之間的關係。上節文獻檢閱已提及，若干學者主張社會網絡有助培養社會信任，但亦有研究指出二者並未具有因果關係。本文認為，社會信任做為一種心理態度，其形成應來自於長期的社會化過程，除親友、同儕團體或其他社會網絡外，學校教育、媒體接觸等也是形塑社會信任的重要媒介。此外，人格特質亦是造

5. 儘管我國民眾具社會信任與不信任的比例約為四成以及六成。但是與東亞多數國家相比，台灣此一數據卻明顯較為樂觀。在EAB的資料庫中，東亞各國加總平均後，其社會信任與不信任的百分比分別為 29.0%、67.2%。

成個人社會信任高低的原因之一。從此一角度思之，公民或許因社會網絡而提昇其社會信任；但不可否認地，社會信任此一心理態度，也可能是促進個人參與社會網絡的動力。職是之故，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兩個變項，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實難有定論。因此，本研究不擬探討二者之因果關係，而是以交叉分析來驗證，其彼此是否具有相關性。

透過表四與表五可知，社會網絡以及社會信任之間，在統計上具有顯著的相關性。首先，就社會網絡的數量與社會信任的關係而言，表四顯示，無論是參與正式或非正式團體的數量，皆與具社會信任程度的高低有密切的關聯；大抵而言，參加愈多社團的受訪者，同時也會具有較高的社會信任，反之，參與愈少者，同時也具較低的社會信任。詳言之，在信任選項方面，未參與、參與一個、參與二個、參與三個（或以上）正式社團的百分比，分別為 37.8%、47.4%、51.2%及 42.9%，有參加正式團體者明顯比未參加任何正式團體者傾向相信大多數人皆是可以信任。而未參與、參與一個、參與二個、參與三個（或以上）非正式社團的百分比，分別為 35.8%、47.3%、50.0%和 53.8%，參與非正式團體者最少比未參與者在信任方面高出 11.5%。上述證據顯示，民眾參與社會網絡的數量以及社會信任的程度，二者存在高度的正相關。

表四 台灣民眾社會網絡數量與社會信任的交叉分析

		社會信任		(合計)	統計值
		信任	不信任		
正式 團體 %	未參加	37.8	62.2	(100%)	樣本數=1,373 自由度=3 Chi-square=12.387 p < .001
	參加數量 1	47.4	52.6		
	參加數量 2	51.2	48.8		
	參加數量 3	42.9	57.1		
	總計	40.6	59.4		
非正式 團體 %	未參加	35.8	64.2	(100%)	樣本數=1,367 自由度=3 Chi-square=22.393 p < .001
	參加數量 1	47.3	52.7		
	參加數量 2	50.0	50.0		
	參加數量 3	53.8	46.2		
	總計	40.6	59.4		

資料來源：EAB。

其次，如表五所示，社會網絡類型與社會信任之間，也具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在正式團體類型與社會信任中，不信任高於信任的團體類型為職業團體、政治團體及社會服務團體，高出百分比分別為 19.2%、21.2%與 8.8%；不過這些數據皆低於不參加任何正式團體者，其不信任高出信任的比率為 24.4%。而社會交流團體信任與不信任百分比相同，只有社會宗教團體中具信任者，高出不具信任者 14.8%。其次，在非正式團體類型方面，參加宗教團體、有相同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團體，皆較傾向相信大多數人，其信任高於不信任的數值分別為 7.6%與 7.4%。相對地，未參加任何團體、參加閒話家常團體、參加在商業或金錢來往團體的民眾，回答不信任者分別高出信任者 28.4%、11.2%以及 12.0%。綜合上述，個人無論是參與正式或非正式團體，其社會信任皆明顯高於未參與任何

團體者；儘管在大多數的團體中，其成員所具有的信任感還是低於不信任感。

表五 台灣民眾社會網絡類型與社會信任的交叉分析

	社會信任		信任與不信任的差距	統計值
	信任	不信任		
正式團體				
未參加	37.8	62.2	-24.4	樣本數=1,370 自由度=5 Chi-square=18.847 p<.01
職業團體	40.4	59.6	-19.2	
政治團體	39.4	60.6	-21.2	
社會交流團體	50.0	50.0 (100%)	0	
社會服務團體	45.6	54.4	-8.8	
社會宗教團體	57.4	42.6	14.8	
總計	40.7	59.3	-18.6	
非正式團體				
未參加	35.8	64.2	-28.4	樣本數=1,367 自由度=4 Chi-square=26.050 p<.001
閒話家常	44.4	55.6	-11.2	
參加宗教活動	53.8	46.2 (100%)	7.6	
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	53.7	46.3	7.4	
商業或金錢來往	44.0	56.0	-12.0	
總計	40.6	59.4	-18.8	

資料來源：EAB。

說明：「信任與不信任的差距」一欄，係為各單項中信任百分比減去不信任百分比的數值。

六、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

如上舉文獻所示，社會資本的累積可創造大眾彼此接觸的機會，訓練溝通、妥協的技巧，有助於公民培養個人對公共事務的熱誠、多元的價值觀以及容忍的精神，而這些態度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爲了驗證上述說法，下文即擬以民主支持度、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以及政治參與等爲依變項，來檢視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

對於上述變項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學界已多所闡釋。民主支持度主要是指涉人民擁護民主政體，將其視爲唯一可欲統治型式的強度（Diamond, 1999: 174）。政治效能感爲公民對自己政治參與行爲影響力的主觀評價，以及相信自己瞭解政治的程度（Campbell et al., 1954: 187）。學界普遍將政治效能感分爲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Balch, 1974 ; Niemi et al., 1991）。內在效能感指個人主觀認爲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去瞭解政治事務，且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外在效能感則指個人感覺政府官員是否有意願去關心與回應民眾需求的程度（Semetko and Vakenburg, 1998: 196）。至於政治知識，依照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 10）的定義，政治知識是儲存於長期記憶中，關於政治活動範圍內的事實資訊（factual information）。政治知識的高低具體影響個人對政治事務的判斷，形塑政治態度，並充分左右個人對政治體系的瞭解。簡言之，政治知識是民眾得以在民主社會中，從事有意義參與行爲的重要前提（Lambert et al., 1988: 360;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最後，政治參與意指人民透過行動直接或間接影響，或者企圖影響政治決策的行爲（Verba

and Nie, 1972: 2-3)。除了傳統所強調的投票及競選活動之外，民眾與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傳播媒體的接觸，以及示威、抗議等行動也屬於政治參與的內容(Muller, 1979: 5; Parry et al., 1992: 40-41)。

由上可知，民主支持度、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政治參與等變項，皆是觀察公民個人與民主體系關聯性的重要指標；前三者係指態度或認知面向，後者則是行為面向。在操作上，由於依變項題目答案選項不同，將分別使用二元對數(binary logit)、順序對數(ordinal logit)以及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為分析工具。⁶至於自變項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依照上文分析，前者又可分為參與社團數目以及種類兩項；不過，藉由統計分析得知，社團數量與種類具有高度共線性，不宜將二者置於同一個模型，因此在操作時將予以分開。另外，模型中也加入性別、省籍、年齡、教育、政黨認同等為控制變項，以確實觀察社會資本對於各依變項的影響，所有的分析結果分別列於表六至表九。

首先，就社會網絡的數量而言，參與正式以及非正式團體分別與內在效能感、政治知識的增進有正相關，參加的團體數愈多，個人的內在效能感、政治知識也愈高。顯示正式團體中的訓練與互動，確有利於培養個人對參與政治事務的自信心。而在非正式團體中，與正式團體不同，前者因不拘形式，有較為輕鬆的溝通氛圍，因此其與政治知識有關之資訊傳遞與學習，也因而較為容易，此一發現在國內其他研究也獲得證實(林聰吉、王淑華，2007)。此外，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團體，其參與數量愈多，皆能提昇民眾的政治參

6. 有關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測量，國內政治學界的大型民調案一般皆會包括兩道題目，其內容大抵如下：(1)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2) 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老百姓的想法。不過，EAB並未納入第二道題目，因此本研究分析僅採用第一道題目。

與，此一結果肯定人們在社會網絡中所學習到的資訊與溝通技巧，確能進一步鼓舞團體成員去投身各類的政治參與活動（Ikeda, et al., 2003; Verba et al., 1995）。

若再進一步對網絡類型的影響力觀察，參與社會網絡對民主政治的效果可能有更清楚的圖像。如過去文獻提及，並非所有類型團體的參與皆有利於民主政治，表八就指出，參加職業團體，相較於不參與任何團體者，會傾向於不支持民主制度。在威權統治時期，我國職業團體的組成就深受政治力的干預；職業團體內部的運作模式大抵皆是由上而下的動員，會員本身甚少有自主的權力。解嚴以後，縱使有少數自主工會產生，但是多數職業團體會員仍未具權利意識，這可能肇因於職業團體會員普遍教育水準與社經地位較低，因此會傾向於具較低的民主價值。此外，長期以來，無論是那一個政黨執政，勞工在勞資關係中，皆還是處於弱勢的地位，導致具職業團體會員身分者，反較未參與任何團體者，對於現行民主制度心生失望。不過上述論點只是本文初步的假設，實際原因為何？有待後續研究予以驗證。相對地，參與政治團體與內在政治效能感有顯著的正相關。然而，儘管模型在解釋上認為參加政治團體者會擁有較高的內在效能感，但是，本文認為二者的關係可能是雙向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換言之，內在效能感較高的民眾原本也就傾向於參與政治性團體。最後，在所有正式以及非正式團體中，除了職業與社會交流團體外，它們相較於未參與任何團體者，皆傾向從事更多的政治參與，此一結果又再次證明社會網絡與政治參與間顯著的正相關。

無論是納入網絡數量或網絡類型為自變項的模型，社會信任皆對民主支持度以及外在政治效能感有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此一發現

證明人民對一般大眾的普遍信任，與妥協、容忍等民主態度有關，因此也較支持民主是唯一可欲制度的說法。至於社會信任與外在效能感的正相關則顯示，對一般大眾信任所包含的寬容精神，在某一程度上也可轉為對政治體系回應力的信任，社會信任此一對政治信任的正面效果，值得學界有更深入的觀察。如同前文所述，信任是民主制度的潤滑劑，沒有大眾普遍信任，民主制度難以維持。所以，人際的廣泛信任確有效形塑人民對於民主的支持度及自身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其次，在人口變項方面，教育最具影響力，對所有的依變項都有統計上顯著的正相關。性別對民主支持度、內在效能感、政治知識等依變項皆具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較於女性，男性民眾在這三項的指標中皆具較高的程度。由於社會結構與傳統觀念的制約，過去許多文獻都指出，女性在政治領域上的能力與資訊皆遠不及男性（Milbrath and Goel, 1977: 117; Verba et al., 1997: 1051-1070）。儘管若干學者認為兩性差異可能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縮小（Rapport, 1982; Shapiro and Mahajan, 1986），但是本研究仍發現台灣女性還是具較低的內在效能感與政治知識，而評價自我政治能力的不足，以及政治知識的不足，也可能是導致女性對支持民主政體持猶豫態度的主因。其次，年齡對民主支持度、政治知識兩個依變項具影響力。相對於 20-35 歲的對照組，51 歲者較同意「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之說法，這可能是因為年長的世代身歷威權統治的經驗，因此特別珍惜民主政治之故。至於相較最年輕的對照組，36-50 歲與 51 歲以上受訪者皆具更多政治知識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年輕世代因初入社會，對公共事務的瞭解與涉入皆不高，對政治興趣較低，所以政治知識也相對較低，過去

許多研究已有類似發現。

在所有的人口變項中，省籍的效果相對較小，只在民主支持度呈現影響力；相對於本省人，外省人較不同意「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民主化的過程使得擁有多數人口的本省族群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相對地，居於少數的若干外省族群在心態上，可能會憂慮自身的權益會隨著民主化的發展而被犧牲。因此，相對於本省人，外省人的民主支持度較低，應是合理的現象。最後，模型中唯一屬於心理態度變項的政黨認同，其分析發現也大致與理論相符。相對於無政黨認同者，具政黨認同的民眾往往有較高的政治興趣，所以無論是泛藍或泛綠的受訪者，其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皆高於無政黨認同者。理論上，政黨認同者對自我政治能力的評價應會較高，但只有泛藍認同者在表六模型二中，對內在效能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此外，由於民進黨是過去島內民主運動主要的推動者，所以分析發現泛綠認同者擁有較高的民主支持度，並不令人意外。最後，外在效能感指涉民眾對政府能力的評估，面對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泛綠受訪者相對無政黨認同者持有較高的外在效能感，也是屬合理的發現。

表六 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網絡數量與社會信任 I

	民主支持度			內在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	
	B	(S.E.)	Exp(B)	Coef	(S.E.)	Coef	(S.E.)
人口變項							
性別							
(女=0)							
男	0.325	(0.120)**	1.385	0.475	(0.121)***	-0.027	(0.115)
省籍							
(本省籍=0)							
外省籍	-0.349	(0.162)*	0.705	-0.238	(0.163)	0.007	(0.156)
年齡							
(20-35 歲=0)							
36-50 歲	0.223	(0.140)	1.250	0.233	(0.140)	-0.015	(0.134)
51 歲以上	0.550	(0.195)**	1.733	0.182	(0.194)	-0.327	(0.188)
教育程度	0.068	(0.017)***	1.070	0.088	(0.016)***	0.041	(0.016)**
態度變項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藍	0.203	(0.143)	1.225	0.291	(0.143)*	0.202	(0.138)
泛綠	0.427	(0.153)**	1.533	0.221	(0.154)	0.399	(0.147)**
社會資本變項							
社會信任							
(不信任=0)							
信任	0.296	(0.122)*	1.344	0.170	(0.122)	0.257	(0.117)*
社會網絡數量							
正式團體數	-0.068	(0.079)	0.934	0.168	(0.078)*	0.129	(0.076)
非正式團體數	-0.045	(0.074)	0.956	-0.116	(0.075)	-0.081	(0.071)
N	1200			1251		1242	
Pseudo R ²	0.056			0.039		0.019	
Chi-square	51.681			88.529		45.981	
df	10			10		10	
-2 Log likelihood	1606.535			1790.956		1909.877	
constant	-1.446	(0.238)***	0.235	-----		-----	
cut1	-----			-0.900	(0.230)***	-1.769	(0.229)***
cut2	-----			2.674	(0.244)***	1.437	(0.224)***
cut3	-----			5.595	(0.391)***	4.476	(0.291)***

資料來源：EAB。

說明：

1. 模型中依變項民主支持度答案選項中的「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編碼為 1，其他選項為 0。至於內在與外在政治效能感，則依答案選項分別編碼為 0-3 的順序尺度，數字愈大，表示政治效能感愈高。
2. ***：p < .001， **：p < .01， *：p < .05。

表七 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網絡數量與社會信任 II

	政治參與		政治知識	
	B	(S.E.)	B	(S.E.)
人口變項				
性別				
(女=0)				
男	0.118	(0.082)	1.069	(0.095)***
省籍				
(本省籍=0)				
外省籍	0.074	(0.111)	0.210	(0.130)
年齡				
(20-35 歲=0)				
36-50 歲	0.158	(0.097)	0.726	(0.113)***
51 歲以上	0.160	(0.132)	0.518	(0.154)**
教育程度				
	0.043	(0.011)***	0.221	(0.013)***
態度變項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藍	0.482	(0.098)***	0.510	(0.114)***
泛綠	0.666	(0.105)***	0.535	(0.122)***
社會資本變項				
社會信任				
(不信任=0)				
信任	0.154	(0.083)	-0.074	(0.097)
社會網絡數量				
正式團體數	0.406	(0.055)***	0.072	(0.063)
非正式團體數	0.249	(0.051)***	0.141	(0.060)*
N	1268		1297	
Adjust R Square	0.158		0.390	
Constant	0.493	(0.154)***	0.597	(0.179)***

資料來源：EAB。

說明：

模型中依變項政治知識、政治參與，係加總各題答案，而分別成爲 0-6、0-16 尺度的連續變項。

***：p < .001， **：p < .01， *：p < .05。

表八 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網絡類型與社會信任 I

	民主支持度			內在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	
	B	(S.E.)	Exp(B)	Coef	(S.E.)	Coef	(S.E.)
人口變項							
性別							
(女=0)							
男	0.335	(0.122)**	1.397	0.455	(0.124)***	-0.006	(0.117)
省籍							
(本省籍=0)							
外省籍	-0.383	(0.163)*	0.682	-0.255	(0.164)	-0.007	(0.156)
年齡							
(20-35 歲=0)							
36-50 歲	0.257	(0.141)	1.292	0.252	(0.141)	0.007	(0.135)
51 歲以上	0.584	(0.196)**	1.793	0.208	(0.194)	-0.289	(0.188)
教育程度	0.070	(0.017)***	1.073	0.091	(0.016)***	0.043	(0.016)**
態度變項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藍	0.203	(0.145)	1.225	0.279	(0.145)	0.208	(0.139)
泛綠	0.440	(0.154)**	1.552	0.222	(0.155)	0.390	(0.148)**
社會資本變項							
社會信任							
(不信任=0)							
信任	0.288	(0.123)*	1.333	0.183	(0.123)	0.253	(0.118)*
社會網絡類型							
正式團體類型							
(未參加=0)							
職業團體	-0.662	(0.233)**	0.516	0.071	(0.223)	-0.041	(0.217)
政治團體	0.202	(0.383)	0.906	0.842	(0.359)*	0.091	(0.366)
社會交流團體	-0.098	(0.297)	1.223	0.139	(0.299)	0.479	(0.284)
社會服務團體	-0.339	(0.233)	0.712	0.355	(0.228)	0.117	(0.220)
社會宗教團體	-0.003	(0.229)	0.991	-0.170	(0.231)	0.058	(0.215)
非正式團體類型							
(未參加=0)							
閒話家常	0.003	(0.157)	1.003	-0.114	(0.157)	-0.138	(0.151)
參加宗教活動	0.000	(0.291)	1.000	0.076	(0.286)	6.76E-006	(0.275)
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	-0.168	(0.189)	0.845	-0.288	(0.189)	-0.099	(0.179)
商業或金錢來往	-0.071	(0.438)	0.932	0.106	(0.429)	0.424	(0.415)
N		1197			1248		1240
Pseudo R ²		0.067			0.041		0.020
Chi-square		61.491			92.745		47.779
df		17			17		17
-2 Log likelihood		1592.685			1817.999		1939.584
constant	-1.443	(0.239)**	0.236	-----	-----	-----	-----
cut1	-----	-----	-----	-0.883	(0.231)***	-1.740	(0.229)***
cut2	-----	-----	-----	2.697	(0.244)***	1.464	(0.225)***
cut3	-----	-----	-----	5.621	(0.302)***	4.507	(0.292)***

資料來源：EAB。

說明：同表六。

表九 社會資本的民主效果：網絡類型與社會信任 II

	政治參與		政治知識	
	B	(S.E.)	B	(S.E.)
人口變項				
性別				
(女=0)				
男	0.160	(0.084)	1.080	(0.097)***
省籍				
(本省籍=0)				
外省籍	0.057	(0.112)	0.206	(0.131)
年齡				
(20-35 歲=0)				
36-50 歲	0.180		0.735	(0.113)***
	180	(0.098)		
	0.207			
51 歲以上	207	(0.133)	0.531	(0.155)**
教育程度				
	0.052	(0.011)***	0.225	(0.013)***
態度變項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藍	0.453	(0.099)***	0.514	(0.115)***
泛綠	0.641	(0.106)***	0.535	(0.123)***
社會資本變項				
社會信任				
(不信任=0)				
信任	0.162	(0.085)	-0.066	(0.098)
社會網絡類型				
正式團體類型				
(未參加=0)				
職業團體	0.296	(0.155)	0.145	(0.181)
政治團體	0.659	(0.262)*	0.097	(0.308)
社會交流團體	0.365	(0.213)	-0.156	(0.243)
社會服務團體	0.887	(0.157)***	0.027	(0.182)
社會宗教團體	0.323	(0.158)*	0.015	(0.182)
非正式團體類型				
(未參加=0)				
閒話家常	0.259	(0.107)*	0.058	(0.125)
參加宗教活動	0.653	(0.199)**	0.378	(0.232)
興趣嗜好或學習進修	0.354	(0.129)**	0.209	(0.150)
商業或金錢來往	1.366	(0.299)***	0.414	(0.352)
N	1265		1294	
Adjust R Square	0.150		0.386	
Constant	0.385	(0.155)*	0.571	(0.180)**

資料來源：EAB。

說明：同表七。

七、結 論

針對本文的研究問題，分析後獲致幾項發現。首先，由社會資本分佈的情況觀之，我們可得知台灣社會資本的累積仍有很大發展空間。在社會網絡部分雖然非正式團體較正式團體活躍，但網絡參與約只各占三成七與三成。其次，網絡類型以社會宗教團體以及閒話家常所占比例最高，政治團體、在商業或金錢來往類型居末。另外，在社會信任部分，證據也顯示，台灣人民對一般大眾持不信任與信任的比例，分別約為六成以及四成。至於社會資本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則不一。社會網絡數量對內在效能感、政治知識、政治參與具正相關；社會網絡類型則對民主支持度、內在效能感、政治參與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最後，社會信任無論在納入網絡數量或類型的模型中，皆對提昇民主支持度、外在政治效能感有正面助益。社會資本對於民主政治，究竟會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效果？已是近年來學界爭議的焦點。從本文分析可知，就台灣的案例而言，社會資本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應是利多於弊。儘管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網絡的比例仍占人口的少數，具社會信任的民眾也未過半，但是證據顯示，網絡與信任這兩項社會資本的要素，的確有利於大眾與民主政治相關的態度和行為。一旦民眾參與各類團體的動機能被鼓舞，社會信任得以被提昇，我國民主政治應較具正面發展的可能性。

國內學界對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關聯性的文獻甚少，本文做為一探索性的研究，亦僅能提供上述初步的發現。過去政治學界所執行的大型民調案，均鮮少將社會資本的題目納入問卷，這或許是相關研究不多的主因之一。倘若社會資本的題目能加入往後大型民調

案的問卷，長期以後，應能觀察台灣民眾社會資本的分佈趨勢，當然對於瞭解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會有更大的助益。其次，如何測量社會資本？至今學界也未有一定的共識。如果社會資本相關議題能成為我國政治學領域未來的研究焦點之一，有關概念測量的爭議，應也能引起廣泛的討論，進而使問卷題目內容更臻完備。然而，以面訪調查資料為主的量化研究，對於檢驗社會資本理論所提出的若干假設亦有其侷限性。例如，人們如何選擇自己的社會網絡？網絡中成員互動的情形為何？社會信任產生的機制為何？這些問題可能尚要借助其他的質化研究方法才能得到適切的解答。

附錄：

本研究所採用有關社會資本的題目，已於內文表一至表三予以說明。另外，文中納入之其他變項題目內容則臚列如下：

（一）民主支持度

請問下列說法，哪一個最符合您的看法？

（答案選項包括：1.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2.在有些情況下，一個專權的政府比民主體制來的好；3.對我來說，民主體制也好，非民主體制也好，都一樣）

（二）內在政治效能感

有時候政治與政府的事很複雜，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瞭解。

（三）外在政治效能感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四）政治參與

在去年的總統選舉時，有許多人因為離戶籍地太遠、太忙或其他原因沒有去投票，請問您有沒有去投票？（投票）在過去三年裡，您有沒有因為自己或家人的問題需要政府幫忙解決，或者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或具體措施有意見，而採取下面的方法表達意見或提出要求？

1. 選舉有關的集會，餐會，或其他造勢活動
2. 勸其他人投票給某候選人或某個政黨
3. 配戴或懸掛候選人的標幟
4. 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工作人員
5. 捐錢給候選人或政黨

（以上為競選活動）

6. 直接向政府官員表達意見（寫信、打電話、拜訪）
7. 直接向承辦官員的上級表達意見
8. 透過民意代表反映意見
9. 透過政黨反映意見
10. 向大眾傳播媒體（報紙、廣播、電視、雜誌等）投訴
11. 透過網際網路反應意見
12. 透過自己所屬的團體或民間組織向政府反映意見
13. 向有關機關陳情或檢舉
14. 透過公益團體（例如：消基會）反映或向有關機關交涉
（以上為接觸）
15. 採取自力救濟的行動（例如圍堵）
16. 遊行、示威或靜坐
（以上為示威抗議）

（五）政治知識

請問擔任下列這些政治職務的人是誰？

1. 現任美國總統是
2. 現任俄羅斯總統
3. 現任的行政院長
4. 現任的國民黨主席
5. 現任的民進黨主席
6. 現任的立法院院長
7. 大陸上中共的總書記

參考書目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lch, George I. 1974.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 2: 1-43.
- Barber, Bernard. 198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ooth, John A. and Patricia Bayer Richard. 1998.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apita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 3: 780-800.
- Brehm, John and Wendy Rahn.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3: 999-1023.
- Campbell, Angus et al.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 Cohen, Joshua and Joel Rogers. 1992. "Secondary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20, 4: 393-472.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2: 84-88.
-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and Scott 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wley, Kathleen M. and Brian D. Silver. 2002. “Social Capital, Ethnicity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 *Europe-Asia Studies* 54, 4: 505-527.
- Erickson, Bonnie H. and T. A. Nosanchuk. 1990. “How an Apolitical Association Politiciz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7, 2: 206-219.
- Foley, Michael W. and Bob Edwards. 1998. “Beyond Tocqueville: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 1: 5-20.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 Ikeda, Ken'ich et al. 2003.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sian Cultural Context.”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0: 1-30*. Taipei: Asian Barometer Project Offi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cademia Sinica.
-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1251-1288.
- Krishna, Anirudh and Norman Uphoff. 1999. "Mapp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for Conserving and Developing Watersheds in Rajasthan, India."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13,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1-6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Lambert, Ronald D. et al. 1988. "The Social Source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21, 2: 359-374.
- Levi, Margaret. 1996. "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 A Review Essay of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 *Politics and Society* 24, 3: 45-55.
- Milbrath, Lester and Madan L.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uller, Edward N. 1979.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wton, Kenneth.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 in Modern Europe." in Jan W. van Deth et al. eds.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 3-24. London: Routledge.
- Newton, Kenneth. 2001.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2: 201-214.
- Niemi, Richard G. et al. 1991. "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4:1407-1413.

- Norris, Pippa.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erschall, Anthony. 1993. *Social Movements: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Olsen, Marvin. E. 1972.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Voting Turnout: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3: 317-333.
-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arry, Geraint et al. 199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terson, Orlando. 1999. "Liberty against the Democratic State." in Mark E. Warren. ed. *Democracy and Trust*: 151-2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xton, Pamela. 1999.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88-127.
- Paxton, Pamela.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2: 254-277.
- 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 1-24.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n's Declining Social

-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78.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utnam, Robert D. and Kristin A. Goss. 2002. “Introduction.” in Robert D. Putnam.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3-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pport, Ronald B. 1982. “Sex Difference in Attitude Expression: A Generational Explan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6: 86-96.
-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Semetko, Holli A. and Patti M. Valkenburg. 1998. “The Impact of Attentiveness of Political Efficacy: Evidence From A Three-Year German Pane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0, 3: 195-210.
- Shapiro, Robert Y. and Harpreet Mahajan.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cy Preferences: A Summary of Trend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 42-61.
- Stolle, Dietlind and Thomas R. Rochon. 1998. “Are All Associations Alike? Member Diversity, Associational Type,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 1: 47-65.
- Tocqueville, A. de. 1969. *Democracy in America*. Jacob Peter Mayer. ed. New York: Doubleday.
- Uphoff, Norman T. 1996. *Learning from Gal Oya: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Post-Newtonian Social Science*.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Verba, Sidney et al.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erba, Sidney et al. 1997.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 4: 1051-1072.

Yamagishi, Toshio and Midori Yamagishi.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 2: 129-166.

王中天。2002。〈社會資本及其政治效應初探：以台灣為例〉。論文發表於台灣政治學年會暨「全球化與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2002年12月15-16日。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內政部警政署。2007。〈警政統計重要參考指標〉。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1396andCtUnit=1741andBaseDSD=7andmp=1>。2007/03/20。

吳乃德。2004。〈搜尋民主公民—社團參與的理論與實務〉。李丁讚等《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177-214。台北：桂冠圖書。

林聰吉、王淑華。2007。〈台灣民眾政治知識的變遷與來源〉。《東吳政治學報》25，3：93-129。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2007。「東亞民主化與價值變遷：比較調查」研究計畫。<http://www.asianbarometer.org>。2007/03/20。

陳欽春。2004。〈民主治理與社會資本：台灣地區公民信任實證研

究〉。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論文。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Taiwanese Democracy

Tsong-Jyi Lin* Xing-Ling Yang**

How social capital shapes democracy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1) how much social capital does Taiwan have and (2) how does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 Taiwan's democracy?

There are several findings. First, merely 30% and 37% of the population participate in formal and informal civil society groups respectively. Second, the rates of social trust and distrust are around 40% and 60% respectively. Third, social capital shows varying effects on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number of social network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iency,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type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other hand is related to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inally, social trus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people's 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increases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iency.

In conclusion, we fin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beneficial to democracy in Taiwa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variabl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 Maste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concerning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added into national surveys. By doing so, political scientists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issu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can be more fruitfully applied in this area.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s, social networks, social trust, democracy